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一九回 黃天霸初探薛家窩 甘教師鏢打笑面虎

卻說方世杰在薛家窩荷花廳上與薛家五虎講論施公之事，其時正在二更過後，月亮漸漸升高。只因天氣炎熱，開齊了窗格。薛鳳說：「將酒席移到廳前露台上。」一頭指使家人，一頭眼望荷花池內，忽然叫聲：「不好！有奸細來了！」眾人一齊著驚。薛鳳早已跳出廳去。薛虎、薛豹，跟著薛龍、薛彪、方世杰，並一眾家人，都到外面來，向屋上瞧著。你道究竟有甚奸細？怎說沒有呢？並且不只一個呢！原來沙家集順隆店內，到了來日天明，大家起身洗臉用茶點，卻不見了李七侯與何路通兩個。黃天霸走進臥室一看，那二人的傢伙也不在裡頭了，就頓足說：「這兩個呆子，一准到薛家窩去的，必是弄出不好來。此時不見回轉，不消說，被他們拿住了。」李公然說：「這樣看來，大人也是他們盜的；如今倒饒上兩個，更加費事了。」甘亮說：「待俺先去見機而行。」黃天霸說：「甘大哥去時，小弟與你巡風。」甘亮說：「小兄弟不必客套，甚麼巡風呢？」那鄧龍說：「小弟也陪著去一遭。」李公然、關小西也說要去。白面俊說：「這件事不過私去探信。」

關賢弟與李五哥且在此聽信罷！我看這薛家窩，將來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廝殺，此去卻不必多人。」就叫王殿臣出去備只划漿快船，帶領四個從人，在江邊等候。

到得黃昏時候，眾兄弟用過晚膳。黃天霸與甘亮、鄧龍換上夜行衣靠，帶了隨身器械，紮束停當，三人穿戴一般。霎時間到了江邊，就見一棵楊柳底下，停著一隻船在那裡。早見王殿臣在船頭上打招呼，天霸等三人噌的跳到船上。王殿臣解去纜索，四個從人搖動飛漿，望對港斜行。遠遠望見薛家窩蘆葦蕩內，搖出一隻浪裡鑽小船來，看看漸近。那船頭上立著一個莊丁，手拿鉤鏟槍高聲叫道：「進來的是什麼船？快些報明。」

王殿臣回答：「我們是滄州報船，有緊急公文上天津哪！」說話之間，二船交肩過去。不多時，看這小船遠了，天霸吩咐快搶進港去，幸沒人看見。就與甘亮、鄧龍三人上岸，叮囑王殿臣速速搖過對岸，在蘆葦內隱藏。天霸等望著莊院而行，走不多遠，前面水阻了，只得望橫路走過去，看看離院落不遠，只是左旋右轉，無路進去。正在納悶，忽見前面有人來了，天霸等閃在旁邊樹後。

只見來的是兩個巡丁，一個拿著鋼叉，提了燈籠，一個手內提著燈籠、梆鑼，腰挎佩刀，一路講說而來。天霸等他們來到樹旁，暗暗將左腳伸出草內。那巡丁只說話，不防腳下多出了一件東西來了，就在天霸腳下一扳，撲的跌了個狗吃屎，那盞燈也滅了。後面的那個人不防前面的跌下，自己留腳不住，對準前面人的身上，也撲了一交，梆鑼撇在草內，口中埋怨道：「王第六的，你怎麼走熟的路，倒也會扳跌了呢！」話還未完，天霸、鄧龍一齊跳出來，一人一個，將脖子按住，把刀在他臉上晃一晃，喝道：「你嚷，就是一刀！」巡丁嚇得魂都沒了，只叫：「好漢饒命！」天霸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們這裡的路怎樣走法才是通道？你只老實說出，我不殺你。千萬快快說來！」巡丁說：「好漢，我們這裡的旱道，遇著松樹右手轉彎；遇著柏樹左手轉彎，你們再不會走錯的。」天霸說：「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哪裡？」巡丁說：「就是施不全呀？現在關在水牢裡面。」天霸說：「水牢卻在何處？」巡丁說：「進了莊門，東北角上，約來□多進房屋，走過一座假山，有個月洞門，進去就是水牢了。」天霸說：「昨夜可曾有兩個人進來？」巡丁說：「有的，有的，一個姓李，一個姓何，他們不知路逕，走到死路上去了。那死路上看著是寬闊的平路，哪知埋伏甚多，不是窩弓，就是陷坑。他們跌在陷坑裡面，所以拿住了，現在鎖在花園中空屋內。我索性告訴你罷，在花園正北，過了長廊六角亭，旁邊有四個人看守咧。以上句句實話，放我起來罷！」天霸與鄧龍將他兩個身上帶子解下，四馬攢蹄的捆了，將刀割下一片衣襟，塞在口內，把他們提到樹林裡面，放在樹丫內夾著。

說道：「你們睡一覺兒，我回頭來放你。」甘亮早把鋼叉、燈籠、梆鑼丟在林子深處。

三人依著巡丁的說話，不過幾個彎曲，果然到了莊門。遠遠望去，莊門外有人巡走。甘亮領著頭，天霸跟在後面，繞著大牆向西過去一箭之遙，望見前面屋內燈火明亮，人聲嘈雜。

三人走到窗前，將指尖蘸了口唾濕了窗紙，戳個月牙小孔，往屋內張看。原來是大廚房，有七八個廚丁怨恨道：「姓吳的才滾去，又來了什麼方員外了。吃了一天的酒還不夠，弄到半夜三更，再要添長添短，不顧別人性命。」那廚丁說：「姓吳的那裡去了，不說還要來嗎？」那提木盤的說：「聽得說帶了二□個兄弟們，各處訪查施不全的的手下人哪！怎說不來呢？」天霸、鄧龍看過了，將頭昂起，把耳朵貼在簷頭，聽他們說話，恰巧提起施公之事，忽然聽得下面說：「有奸細！」把天霸嚇了一跳。不知笑面虎怎生知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